556.7
1369
v.11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旅軒先生續集卷之九

附錄

就正錄

門人趙任道

昔在庚子歲陪先君子訪堂姊夫梧峯申公之悌于下川里歸時歷道傍林亭一洞少長多會梧峯公亦侍其尊人在座其中一大人顏如渥丹目容端正視瞻無回言動有則從容和毅冲澹凝遠竊觀其溫厚平易之中有確乎不可拔之操恭遜謙虛之中有截然不可犯之象焉任道雖在垂髫童穉之年未有知識而心實異之歸而問先君子答

186059

曰張報恩也曾以學行遺逸擢拜報恩縣監汝尚識之哉任道獲接先生道德輝光葢始於此

辛丑壬寅年間移寓仁同佳樂洞時或陪先人往來從遊於先生之門一日先生來過佳樂洞任道名以幾道呼之先生曰幾者近辭人能近於道亦不偶然但以學者立志言之則似乎未盡優當求造其至極之地何可止於近而已哉先君子卽以任字易之

丁未初春先生從寒岡鄭先生來遊道興江上因與忘憂郭右尹相會同泛於龍華山下鄰鄉士友

之來會者三十餘人吾父子二人亦參其中
龍華同泛之日忘憂郭右尹笑語寒岡鄭先生曰
以吾所見旅軒賢於寒岡寒岡先生答曰令公之
見也是也是吾鄉老鵲溪成公年齒最高以手麾
之曰姑舍是姑舍是吾但知有吾師而已靈山李
斯文畏齋丈顧謂右尹曰令公之論有同西河人
相與一場劇談而罷由今思之右尹之言質朴無
邊幅寒岡之答廓然無私吾鵲溪之姑舍是畏齋
之斥西河亦出於尊師衛道斯文盛會其可再得
乎

癸丑拜先生于遠懷堂先生令嗣子未冠者行酒
任道避席苦辭曰此杯止於先生則子弟奉杯宜
矣及於小生則不敢當請使婢僕代之先生不許
且諭以移居卜鄰之好任道起謝曰擇地處仁固
所願也但念慈父既歿松檟隔遠以此爲憂耳先
生再敎曰此地濱江而先壠亦在水涯云若辦一
隻輕舟春秋省墓往來甚便何不可之有任道起
拜唯諾終不能沒到老息之常以爲平生之悔甘
居下流未免龍鍾白首紛如悲歎何益
甲子秋謁先生于不知巖任道闋服逾年而有遷

墓改窆之計尚未脫素先生曰昔閔子騫單見於
孔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孔子曰君子哉先王制禮安敢越也遷墓改窆則
臨時變常自有規例不可因此逾制且此等苦節
在我則出於至誠而在外則人或起疑此亦不可
不念也去歲相見曾欲說破而感君餘哀未盡不
敢開口今日亦已過矣相愛之間不得不告任道
聞命惕若歸與妻妹一時變通上書回報又聞先
生累被　召命兼陳愚見
景閔以心經附註疑晦處質問于先生先生旣爲

之論說又曰吾於心經亦頗有未曉處語錄之類是也中國之有語錄猶東方之有俚語也先儒諺釋語錄者或多行世然初非校正於中國而知之直因文勢歸趣向背而爲之訓解未必其槪合本義蒙學之士未易讀也而世儒好高非心經近思錄則恥問於人只爲別人耳目初不知修身大法入德規模不出四子小學之外甚可歎也學要切近不貴泛遠如爾晚學熟讀論語孟子可也

一日任道問於先生曰嘗觀大學衍義皆所以勸戒時君之語似非衍大學之本義者何也先生曰

天地之內萬事萬物皆在大學範圍中大學之外無他萬物而衍義中許多條貫無非包括衆理則安見其非衍大學之義也且西山之著是書本爲格君心地耳何得不以勸戒爲主

先生問任道年齒幾何對曰今年四十歲益古人不惑不動心之時也而一向空空學昧向方恐不免虛過一生先生曰吾聞晚做者方能遠到爲之在己不由於人願勉旃毋自畫

先生謂任道曰吾聞論語二十篇幷輯註讀之精熟則於進學得力儘多益先生自以其平日體驗

收功處爲後生詔之而先生謙德猶不欲自爲主張故止曰吾聞古人所謂將赤心片片說與人者此也

乙丑秋任道隨從兄熙道拜先生于遠懷堂先生語從兄曰尋常遇景煥未嘗不喜今日之喜倍卻前日者攜致遠來故也任道侍話移時先生顧從兄曰致遠言出於天理每聽之未嘗不爲之傾心任道辭謝遜避他日以先生言質諸潘渚張丈則曰先生所謂出於天理者語皆實的無回互矯飾之謂也

庚午秋八月任道在不知巖修巖柳季華適至滯
雨同侍先生任道語及中朝喪禮大壞貪風大熾
其弊難救仍曰竊恐其禍出於陸禪懷襄天下之
餘烈先生正色曰吾人力量詎能憂及中國但當
爲吾所當爲底職分而已蓋先生爲學專用力於
反躬守約而以泛問遠思爲學者大病任道瞿然
愧縮不敢復言先生又曰學者苟能先立乎大者
則外物不能奪邪說不能惑酬酢萬變自有妙用
任道與季華聯枕者五夜季華語任道曰昔我先
君於亂離中遇先生諦觀其所爲愛之曰此人凝

定渾厚對之令人心醉異日爲名世大儒主盟斯道者必此人也乃命衍受學於先生衍受論語若干篇但未卒業耳任道曰以余觀於先生德行忠信之實可質諸鬼神而無疑大中至正之學可百世以俟而不惑外人之不知者或以先生不露圭角爲疑此論如何李華曰外人誰敢窺其襟量哉英氣甚害事何用圭角爲知幾其神著於易明哲保身詠於詩其默足以容處衰世之智也竊觀西厓父子兩賢數語庶幾知先生而李華之論尤明

支親切

季華一日請問曰嶺中士夫改葬父母時於父則服總於母則只用素帶素巾習俗已成不可卒變未知如何先生答曰在人之事吾不敢與知設以身當此事則於母亦用總服柳君唯而退異日又問曰徐樂齋嘗釋中庸二字曰中便庸此論是歟先生曰非也正道與定理雖未嘗相離而亦豈無些子差別而鶻圇說了也折之曰中也庸也似乎無病

季華又問曰有朝士姓李以易學名者說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天命遇此爻則用此爻義開國承

家小人雖遇此爻勿用可也猶乾之初九潛龍勿用之義敢問此說如何先生曰此爲彖象總辭則或人之說似矣此乃上爻終辭爻各有象象不云乎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若如或人之說則亦與程朱文義不合此論恐無據

辛未夏謁先生先生以疏章 御批付於任道使之傳致於李參議潤兩文盛於是時 國有追崇之舉先生上章力爭而李文求見其 批答故先生送之

甲戌冬謁先生先生曰似聞君近有除授齋郎之

報謝　恩之行恐不可已何以處之對曰暮齒無
兒一身之外無他攝祀者寧得罪於　聖朝不欲
羇宦遠方久闕先人香火以重不孝之罪愚意欲
上一疏陳情辭職因獻一言以替獻身爲謝　恩
之地未知如何先生手取案上花潭集與之疏受
披閱則集中有擬上　靖陵疏一篇蓋花潭爲
厚陵參奉時草疏而未達者也先生之意不以上
疏爲非故使之參考矣
丙子冬任道侍先生于仁同璺舍張上舍泰來請
曰先生所著宇宙說答童問經緯太極等說一向

深藏外人不得窺見門人小子亦莫有得聞緒餘者何先生藏閉之固也先生曰我之深藏豈有他意方在暮境猶不自信唯息所見或長所得或新則欲有所點化故未輕出泰來曰吾乃今日得先生微旨也昔伊川易傳既成久而不出曰尚冀有少進先生不出著述蓋亦此意也

是日任道問于先生曰曾子以魯見稱於聖門魯字之義朱子釋之曰鈍也愚意孔子之來曾子年僅廿六一貫之旨已得聞焉則安見其鈍也實鈍之人而能有是乎先生笑曰吾恐鈍字之義非人

駑鈍之鈍特不能純粹明睿如顏子之聞一知十
云爾耶且曰今日與君論及孔顏事豈偶然哉安
得每日如此慰悅我心哉
任道一日侍先生于不知巖從容請曰孟子謂人
皆可以爲堯舜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都是
勉人爲善之意愚意下所論則恰恰的當上所論
則似乎太過今夫文章一小技耳古人比之雕蟲
篆刻猶未見家家而有之人人而學之況大聖人
事業蕩蕩巍巍直與天地日月同其廣大高明者
乎先生曰好資質難得而氣質之變化尤難孟子

所論不過曰其理如此耳自非天賦之美學力之至何能容易入聖人閫域也

任道一日侍先生於不知巖語及漢唐絶學之弊曰人心危動而不安道心微妙而難見唯其不安故易流於惡唯其難見故易至於亡非至明不能擇而精之非至剛不能執而一之漢唐七百年間非無賢臣良子節義廉退忠信慤慤不爲非義之士而特不能察危微之際加精一之功其所以爲學者不出記誦文詞之間而已故質美者不過爲善人而止可人而止先儒所謂美質易得至道難

聞者政爲此也況高談大言於白日之下易成懼
省察於幽暗之地難君子小人於此焉分道之明
不明學之成不成於此焉決矣先生喟然歎曰此
說極好痛快令人喚醒日與遊處必多資益恨不
令有識者聞之也
壬寅年間先生與鄰邑士友二三子泛舟游於不
知巖下酒半先生作六言小詩曰上有天下無地
是何界超世間世間幾般消息雲外一鴻自閒雲
外一鴻蓋先生自況此先生豪氣呈露處也任道
少時甚愛此詩書于道興船舷吟哦咏歎先生丁

末之遊偶見此詩於船上初意不知巖所乘之舟或是道與商船而詩則一時同遊之士所書也任道於十餘年後具白其由先生聞而奇之

任道一日率爾請曰近聞時事太平無聯先生雖出恐無著手處矣先生默然久之曰時事余莫之聞也老病不能出則已沒矣追而繹息以先生高識遠見豈有莫聞時事之理此正所謂其默足以容也

任道問曰近世知禮之家或於墓祭不設飯羹未知如何先生曰家禮墓祭條無侑食一節故知禮

家不設飯羹致有君疑問然墓祭用飯羹亦有何
妨任道曰嘗觀家禮墓祭註朱子書戒子孰曰比
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爲先公
託體山林而事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
一樣菜果鮓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親事神
之意勿令其有隆殺云云觀朱子此書則墓祭之
用飯茶湯無疑矣先生頷之曰吾亦曾見此註矣
任道遊先生門許多年未嘗見疾言遽色忿厲之
容且未見酒前酒後言貌之變亦未見因酒引飲
或於微醺之後有些豪氣發於外陳說古今引諭

義理聽之甚樂旋復收斂凝然寂然瞑目端拱而
坐先生定力之有常於此可見矣昔有僧見尹和
靖嚴整有常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恐
亦知如此也任道於先生亦云
先生平生不服藥餌不用鍼灸一以存心養性節
飲食慎言語斷嗜欲整思慮爲終身攝養節度故
知氣充滿眞元不渴一日侍食於先生問先生食
量多少答曰少時不過半升衰境亦不減半升任
道曰半升之外未可增加一匙乎先生曰欲加則
非不能而半升之外不復增減以此觀之則先生

於飲食亦有工程

任道嘗問曰願聞先生入道次第與爲學之要先生曰吾於學問上全未有得或於觀書時粗有所見而隨得隨失焉能爲有無因曰學云學云口耳云乎哉世儒往往專事枝葉不務根本或以文字或以言語知或有餘而行反不逮詳於講究而略於踐履心口不相應言行不相顧始終參差內外胡越畢竟其人與學全不相似甚可寒心先儒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吾意誠篤二字學者之所當爲準而用力處也

先生十七八歲時已有志大事業便以古聖賢自期不欲以一善一藝成名手撰宇宙要括帖其目凡十條書于其末曰能做天下第一事業方爲天下第一人物至於晚年又以古語自警書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溫良恭儉讓等字置諸几案目寓而心息焉任道嘗窺見而得之可見先生主意所在

先生年八歲時先府君判書公歿服喪如成人事偏親至孝壬辰之亂方在母夫人憂背負神主流

離竄伏執喪唯謹至於朝夕朔望奠祭未備則雖
餐粥菜果之微隨所得祇薦之必哭盡哀聞者感
歎云
先生於飢餓困頓之際容貌不枯顏色潤澤終日
讀周易聲未嘗聞斷氣未嘗餒之識者目爲神人
蓋先生稟氣厚而充養得極好義理爲主於內不
被飢火所惱故能如此朱子稱延平先生曰粹面
盎背自然不可及者此也
先生於亂離中嘗過宿青松地山谷間主人村翁
以蜂蜜來獻曰請補藥用先生不受主人固請則

姑受之良久招主人與之曰此物已爲吾有以客所有還贈主人不亦可乎官供雜物油清最貴汝其藏之一充官納主人無辭而退先生辭受取與之不苟亦可見矣

先生平日厭煩喜靜安儉素絕奢靡凡絹帛之屬華美之飾不加於體所居之室無扁額圖畫庭無花木雜卉只見丌上有書若干卷階下有梅兩三株淡然相對而已出遊則有輕裝三四擔到處相隨不離座側蓋先生平日著述文藁及古今書籍之緊於考證者云

先生膂力過人而身若不勝衣識慮超世而言若不出口溫恭簡默唯日欽欽聞人譽己則斂然辭遜雖小善不居學已成矣而常若不及德已尊矣而逾自謙抑林居八十年不言朝廷是非時政得失人物長短韜光鏟彩沈晦內修人莫能知其所蘊平生所見所得盡在所著文字中玩究詳味則庶幾窺其所蓄矣

先生德宇崇深德容充完疎髯秀眉神彩晬盎氣厚質重聲宏色和威儀風度凝嚴舒泰儼然人望而畏之雖年少浮薄之輩望其容光則自然畏戢

先生天稟甚高氣質無疵語默動靜自然中理隱見行藏唯義與比視富貴爵祿如浮雲之過空德量不可窺其涯涘律已嚴而待人則恕於人必察其有可取之實然後與之不以人之毀譽而輕爲與奪其胷中涇渭之分蓋不可以淺見測識

任道一日侍先生于不知巖先生語及南冥先生高處曰高處不但在辭爵祿樹風節議論出人意表識見加人數等其資器學力超絕卓越任道對曰先生之命則幸甚一邊人欲然於高字向者高風正脈之辨是已先生曰高之爲義不爲不好但

以正脈字較之則有些分別故論者云然然此節
高處誰能跂及
任道問曰小生謬被士友妄推冒忝新山山長之
任欲以金東岡配享書院且欲刋布經筵等書爲
斯道羽翼未知如何先生曰甚好甚好又問曰東
岡之於南冥親炙最早贅爲孫壻非他泛泛出入
者比配食一廟於禮亦宜第念申松溪在聯享之
位士論若曰東岡之於南冥孫壻也門人也配而
享之宜矣松溪之於東岡獨可晏然臨之乎云爾
則柰何先生曰此則不然新山書院本是爲南冥

設也松溪則客耳亦何妨乎吾意松溪在左則東
岡位於西序松溪在右則東岡位於東序似乎無
妨

先生勸人以酒曰酒之爲物使人和暢血氣與氣
和暢則脈不壅遏而病無由作飲以德將則莫良
之藥用之不節則莫大之病也只在人斟酌之如
何耳此理人鮮知之

先生晚年嘗語及人物邪正之難辨曰年少時或
於眸子辨人邪正及今衰境兩目眵昏不分黑白
況能辨別人眸子瞭眊乎且語任道曰平生每以

不見頭流爲恨至今夢想來往不已反而思之吾衰已甚雖獲登覽莫由遠望見之無益爲之慨然

先生平日喜聞人長處其短處則置而不論客有稱人之善者則喜動顏色亹亹忘倦訾毀譏謗之語則聽若不聞以笑答之而已

梧峯申公嘗語先生德美於任道曰德行內腴之實雖等之古昔大賢亦不多讓吾嘗觀其理裝戒行觴礪針線繩索之細亦皆致察領會處事縝密置水不漏云

人有難處事就問則先生開陳利害如竭兩端明

白痛恨根據義理平易著實雖無奇談異論驚天動地聳服人處而使人疑解惑祛恚消忿釋事皆平順无悔不生茲豈非冲和之氣信順之德充積於中而發見於外者乎

先生在　宣廟朝嘗再爲守宰皆未滿一考而歸廢朝時不應徵辟亦無陳謝疏章　聖朝臨御以後雖暫到京師而義各有在曾不濡滯此先生出處之大略而一於義而不苟位躋正卿而實未嘗受祿供職脫然無一毫係累其去就進退之際綽綽有餘裕隱然若頹波之砥柱翔千仞底鳳凰也

任道於先生雖未嘗執經請業出入門牆觀感則有之見先生語默動靜則驗先生體道之妙見先生氣貌容色則驗先生養德之實見先生存養省察則驗先生持敬之熟見先生辭受取與則驗先生裁義之精在困窮流離之際而操履之貞可見處名利爵祿之際而風節之毅可見當波蕩風靡之際而腳力之固可見任道悅之願學而未能今其已矣

拜門錄　　門人申悅道

丁酉秋先生來訪先君子於陶巖余以童子趨隅

而拜先生教以正坐

癸卯先生莅本縣每朔望謁聖雞三鳴已到鄉校諸生祗迎杏壇下謁聖訖坐明倫堂與諸生行相揖禮訓長及諸生以次前坐童蒙又次之先生與之講論經旨諸生有未曉者及覆教誨有質問者酬答如響語音洪暢一座傾聽余以童蒙挾冊坐席末仰見先生氣象渾厚威儀嚴整令人肅然有畏敬之心先生爲政以明倫善俗爲務對諸生則教之以敦孝悌主忠信遇父老則勸之以力農桑勤賦役民風士習庶幾有丕變之漸不幸莅任五

箇月遽爾棄歸邑民未克蒙至治之澤惜哉時有
聖廟之變先生率諸生哭于廟庭退處私次屢呈
辭狀　朝廷不許遂投印徑歸士民遮道不得挽
立碑頌清德銘曰莫清者冰莫潔者玉嗚呼我侯
冰清玉潔
辛亥春拜謁于南山因留侍二日竊見先生每早
起盥洗整衣冠儼然端坐几案必正動靜有當晷
刻不廢看書及其接人笑語溫溫一以恭謹爲主
侍坐終日雖未有諄諄之敎令人肅敬非僻之心
自不敢萌焉

甲寅疊遭大故先生致書慰問勉以無死葬時及練制稟問疑禮先生下答詳悉

丙辰九月先生姊氏任僉樞夫人棄世先生聞訃卽至望哭而入旣入號哭不絕聲銘旌初以淑夫人書之先生命只書本貫姓氏葢僉樞非實職故也及葬先生躬臨營辦情禮備至僉樞素無嗣夫人養從子景尹奉祀書之而喪畢入廟時僉樞內外神主以正位奉安至其子孫親盡後遞遷爲宜云余稟問是禮有所據否答以義起且以稟議於寒岡先生爲敎

丁巳冬與仲氏進謁于南山崔正言戚叔晛已在
座矣翌日先生命駕不知巖兄弟陪往留侍二日
先生下示五言一絶令各和呈不知巖在洛江東
畔當流陡起如砥柱可坐五六人上有斷麓平衍
而不甚高即巖齋主山也西拱金烏東揖遊鶴十
里長汀明沙浩渺乃洛江第一勝地也昔有進士
徐錫年居之生涯只一張琴一漁竿云鄉人爲先
生構小齋厥位面陽冬月恒暖齋西有臺環以松
竹槐柳雖盛夏涼氣逼人先生有時靜栖或經旬
月每春暖夏晴攜冠童臨流消遥或駕舟沿泝觴

詠而歸況然有浴沂氣象

戊午仲冬拜謁于不知巖袖進金孝徵書先生覽

訖因言孝徵愼重人也留侍二日講質心經疑義

時爾瞻輩謀廢　國母完鰲二相相繼竄逐先生

聞之憂形于色金上舍彙來言完平謫在驪州戶

長家織席爲業戶長妻死指揮治喪云先生笑曰

以領議政治戶長妻喪於戶長則後矣其於世道

何一日暮先生徹步松壇余獨侍立先生爲誦鰲

柱擎天天安帖鰲柱傾折奈天何北風吹送囚山

雨雨未多於我淚多之句曰此挽鰲相詩而不知

誰所作也其傷時慷慨之意形於辭氣之間

己未夏與仲氏來謁于善山元堂留侍十餘日先生下示所著易學圖說仍教曰今人開口便說理氣其知理氣分合之義乎仲氏對曰理非別物爲此氣之所以然而在此氣之中自不相雜而亦不相離既知其不相離又知其不相雜則庶不悖於分合之義乎先生曰古之聖人說理氣既寡又未有分理氣爲言者葢析而分之者名目之設也合爲一體者理氣之常也若因其名目之分而遂以爲界別相對之物則理氣便是各自爲本雙立並

行於宇宙之間也理豈得爲氣之理氣何得爲理之氣哉余進曰誠如下敎則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眞所謂二而一一而二者先生曰然

仍稟宗子三年喪內祖先祭祀何以爲之答曰喪三年內不可祭也又稟父母喪內當祖父母忌辰几筵似不可用肉如何答曰葬前象生時行素祭葬後從神道用肉饌又稟外家無後則外孫主祀否答曰外孫主本宗祭祀長子勢難並行又不可別立祠廟次子主祭可也又稟戰亡人虛葬如何答曰此於古無之世人因金籠巖返靴虛葬或有

倣而爲之者然不如只造主奉祭之爲得也

庚申春與仲氏拜謁于南山因往吊寒岡先生喪次還路要謁焉仲氏稟問聖人不制師服但使申心喪之制近世退溪先生之喪禹秋淵諸賢但以布笠縞帶終三年今日寒岡門下之服似過重未知如何先生答曰孔門弟子吊服加麻乃是師服執弟子之禮者固當如是至於遠方未及門之人亦爲白巾者非禮矣

辛酉春先生爲省墓駐星山巖浦余自南山轉謁焉李都事天封亦來語及寒岡東岡兩先生並享

一廟事仍曰新安人有譏侮東岡者可痛可惡先生答曰二先生德行事業雖不敢輕議並爲廟享似無異議一時浮言何足深較

壬戌春與仲氏來謁于南山夕陪往不知巖留侍二日講質近思錄疑義十餘條仲氏問南秋江達可親經二姓王之句何如先生答曰吾東文獻無徵秋江想未得其詳而云爾豈可以此而疑圃隱乎仍問曰世傳按廉公與吉冶隱攜手同歸云有諸仲氏對曰先祖與冶隱爲道義契見麗季政亂並轡南下先祖居尚州冶隱居善山世代已遡今

無所考證然以勝覽所載皎潔其身能得行藏之道等語觀之則流傳之言似有所據矣先生再三稱歎余稟問金鶴峯夫人之喪諸孫及曾孫成服者皆爲衰負版辟領或云三年服當爲衰負版辟領而如朞功以下之服恐不當爲之未知孰是先生答曰孫若曾孫爲祖及曾祖服雖有輕重俱是正服似當爲衰負版辟領矣

是冬與仲氏來謁于不知巖留侍二日余進前曰朱子以四端爲理之發七情爲氣之發其所爲說各有地頭不可混而同之比而合之否先生曰四

端自是性觸便感不犯私偽故以理爲所發之主七情或涉私偽不能純善故以氣爲所發之主然七情固莫非四德之用而四端亦非外七情而別自爲端者也以四端言之則惻隱卽七情之愛與哀也羞惡卽七情之怒與惡也辭讓施於喜怒哀樂愛惡之際是非別於順逆輕重之境則其於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乎以七情言之則愛哀欲是仁之發也怒與惡是義之發也喜與樂是禮之發也七者隨事隨物感應各當是智之發也其於四端之外別有七情乎仲氏對曰四端之發非不資於

氣而理有以主張七情之發非無與於理而氣有以用事遂就其所重而分別言之葢其所從來各有苗脈故朱子之言曰七情不可分配四德恐不必牽引配合而强爲一說也先生曰朱子不可分配之說葢以四端感出純善七情或涉偽私者言之然其釋中和之義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卽性也性發而爲情則孟子豈外七情而言四端乎特就其七情之中舉其直從本然之性純善無惡者而名之曰四端苟能精究而熟察之則所謂四端果不出於七情之中矣後先生自著四七分合

說

丙寅夏先生因　啓運宮喪入都余亦追赴焉先生館於倉洞余與仲氏日進謁或陪宿公卿大夫傾朝來謁　啓運宮發引時　大駕哭臨露梁先生不入班祇迎于南郊路傍先生草疏萬餘言極陳人君建中建極爲治化之本命余參看淨寫以呈　上優答焉六月初二日先生登對于資政殿首陳本原綱領之說又請行鄉約　東宮引見時亦以爲學立志等語進誡焉旣退有衣資色緡之賜初三日先生南還　上命一路護送余及仲

氏陪往至麻田浦經宿而還

丁卯冬與仲氏來謁于不知巖仲氏袖進在圍中時所陳疏草先生曰士君子一生事業盡在是矣屢加嘆賞

戊辰夏余以冬至使書狀將浮海朝　天拜辭于南山先生出示贈行詩序仍敎曰吾平生不作此等文字如崔監司赴京亦不爲之今不勝情切略構拙語愼勿示人也又敎曰赴京使行每以兌換物貨爲華人所嗤鄙云雖書冊亦不必貿來又曰能善飯否對曰能喫七合飯先生笑曰如是則無

虞矣出坐廳上酌酒敘別申命愼重愼重

己巳七月先生車馬自立巖至余新自　天朝還

遂迎謁于冰山道左夕抵書院先生詢問　天朝

事情及一行往還始終翌朝謁廟先生題名于尋

院錄年月日命余細書因與諸生講論經旨是日

駕尚龜智

是冬拜候于南山以朝　天時日記及呈文等冊

呈上先生覽訖仍曰此行可謂酬男子四方之志

矣

庚午春余遭妻喪稟問疑禮先生下答詳悉十月

拜謁于南山稟問期之喪十五月而禫禫後不撤
几筵否答曰几筵三年不撤仍行朝夕上食可矣
問如此無害於禮否答曰此是權設所謂禮宜從
厚者也又稟今於妻喪之後子婦几筵欲從便移
設于一廳而但幷列未安分設東西間以障蔽未
知如何答曰如此無妨矣又稟風水酷信爲今世
痼弊其說果有理否答曰山川風氣有聚散凝結
處氣聚則聚氣散則散固其理也若一聽風水之
說至於過時不葬則大不可第審其風氣之聚散
山川之凝結處而用之未爲不可矣

辛未初夏來謁王一不知巖留侍一日先生出示平究說易學圖說翌日陪還南山時追崇大論方張左相金塗忤　旨見罷余稟問追崇如何答曰周之時大王王季文王皆有功德周之有天下自三王始故周公追尊以王禮若無周三王之功德而追崇之則非禮也其後先生陳疏剴切

甲戌二月來謁于南山與諸益語及輿地事先生教曰吾東載籍不備居在此邦不知此邦故事可乎諸君各撰地誌俾有所勸懲可矣因命余撰聞韶縣誌葢先生嘗宰聞韶有意修輯而未就故也

七月進拜于金烏書院葢先生前此與尚善諸老約會于此余因柳持平袗書通赴會則先生已駕臨矣其翌日約會諸老由水路至商山則全慶州湜金永川知復趙參奉光璧柳持平袗金參奉秋任全都事克恒仁善則張文乃範金彦陽寧金文珩朴惠朴愰朴恢李垣也先生出坐樓上與諸老談話不倦先生曰吾欲與朋舊修講信契以時團聚名以講信何人不可參哉諸老皆以爲當以或有意外指目爲慮不果焉

乙亥仲秋來謁于南山先生出示皓首吟一絶云

皓首猶存赤子心此時方會一源渡眼中天地都
眞界外誘何從得我侵因敎曰此說盡吾老來心
境也妄意於此可想先生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
妙正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先
生語及柳持平之不淑慨歎善人之難得余稟亾
兒立後事答曰古者人心淳厚祖與父命之立後
則子孫遵行固無異言今則不然須出公文可以
永久無弊矣又稟呈禮曹出公文者必有兩邊父
母呈狀而爲之此則旣無父母孰爲呈狀也答曰
然則母令立後遺書子孫以正位入祠廟親盡後

遁遷可矣

丙子春來謁于南山先生以不廢講學爲教又曰今吾耄廢所恃者惟君二三子而已益加修飭毋負此意也

是年仲夏來謁于不知巖金教官光繼已先到矣日晚返駕南山余與金教官陪來是日又與金教官及金德承朴通彦張仲孝諸人因先生命偕往不知巖乘月泛舟沿流而下夜半泊吳山盡興而歸

七月聞先生被安車　召命即馳謁焉先生因諸

友餞別連日進酒余冒稟進食少而進酒多恐或因此致傷不可不慮也先生曰酒力之保養老人猶小兒之飲乳不得不爾然君言亦佳當致念矣道伯沈公演爲進餞盃酒三行命止之因駕安輪發程余陪到松津而還木城先生行到咸昌疾作陳疏停行自元堂乘船而下余自木城出待于飛山江上翌日迎謁于羊灘奉候起居命饋酒鄭文四勿鄭師傳克後金進士濬金進士翊朴參奉晉慶諸賢同舟尋泊不知嚴先生出示紀行長篇因命余和呈翌日駕返南山余辭退先生敎曰明後

國有秦火前書要信行覓來可也時金公世濂爲
通信副使路由聞韶故有是敎
丁丑二月余自南漢病歸時先生駕尚立巖留
智有日遂進候焉客散後先生歔欷發歎曰古今
天下寧有此事吾欲周流四方顚死溝壑遺命子
孫毋得厚葬只免爲烏鳶食而已因出示告墓文
有無天無日有往奚適等語因陪往立巖留數旬
而還
仲秋進謁于立巖先生曉起明燭酒數行嘆曰天
地閉矣彝倫斁矣中華文物今不可得以復見矣

因語及鄭參判蘊事先生曰如我耄廢未嘗一日立朝只合如是從前供仕之人似不必潔身長往也余對曰麗末冶隱見幾而作鄭公之意無亦有見於此耶先生曰冶隱官微故奉身而退如圃隱以社稷大臣欲扶顛持危而終至隕身出處之義難以一槩論也時先生新製褒衣幅巾葢用曹芝山好益韓清州百謙之制也命余著而見之又出示所命洞中巖號帖曰此間山水之勝何如對曰勝似白雲洞可以甲乙於陶山矣辭退時教曰巖齋狹隘難容欲築土室數架爲遠近朋友止宿處

冬間可從容來栖可也

季秋先生患報至即趨診焉先生疾已革使侍者扶坐敎曰相問之地此意良勤又曰吾病不可支吾晚年相從自此已矣惟願賢契益自勉勵毋負老夫臨歿之意也越二日壬申先生易簀予晚勗齋前夕有雷雨山崩之灾是朝又有大日晦冥昏風震盪之變嗚呼異哉仍伏念小子之出入門下殆將四十年叨奉杖屨不爲不久親承提誨不爲不切而昏愚無狀尚不能開發其萬一每中夜以息不覺憮然自悼茲敢略敘及門以來年月始終

及耳目所逮應酬答問之節以寓西林不盡之感云爾

悅道嘗侍坐先生曰凡人爲善與爲不善各有報應爲善者雖無一時利益終免於厚爲不善者雖無目前大害終必有災殃福善禍淫之理信不可誣人人可不勉於爲善哉

先生每當夏月聞雷震則雖夜必衣服冠而坐老僕相謂曰進賜所爲吾等亦效之云

先生一生韜晦人莫能窺其際又不以師道自居門下出入之人待之如賓凡所著述人不能窺見

外人稟問疑禮鮮爲可否晚年始修答焉

先生一生安貧簞瓢屢空而處之怡然雖蔬食菜羹必與學者共之

先生遭母夫人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哭聲猶不少衰

先生奉祭祀事無巨細必誠必愼朔望參謁四時大祭一皆依禮墓祭每於三十月上旬行之遠祖墳塋亦不廢焉年及大耋猶必躬行而不攝至於冠昏喪祭之儀略倣家禮參互儀禮及註疏悉遵古禮各著其儀以爲家範

聞見錄　　門人申圾

旅軒先生宰本縣設儒生朔望講先君子以童蒙挾冊從之端謹如老成先生異之使之讀小學

先君子每對旅軒先生文集必盥手跪讀曰吾一生從事猶有未盡之恨但當奉讀遺集佩服終身以寓羹牆之慕

或問旅軒先生理氣之論與退陶立言之旨不同何歟先君子曰理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則固不可相雜說理氣理無氣無所寄氣非

理無所成則亦不可相離看理氣以其發處言之理與氣各有所從之苗脈而以其合處言之理與氣亦無相對之界限由此觀之二先生立言之旨各有攸當而其曰理發而氣隨之氣發而理乘之者非判異相對之謂也二說互相發明終歸于一與他認氣爲理理氣無二之說大有別矣今人於理氣未易分曉不可妄加雌黃於先賢定論也

記聞錄　　門人張乃範

余年十餘以先君之命受學于先生請問爲人之

道先生教曰人道必自坐起進退應對上始一坐一起一進一退須當必謹

先生曰愛親敬長人道之大節非但初學之士雖成德君子亦不外此

又曰學者必須以忠信爲本

一日先生謂門弟子曰諸君講學務要探賾高遠甚非所以切問近思也假如有見終非實得不可躐等

先生曰人於物接時便有所累清心之要無過於讀書

壬辰之亂宗家俱歿先生以兄亾弟及之義命不肖承統條定家儀

先生曰族契我先君與竹亭公有所施設而亂後廢絶不勝慨恨君其復設也

又曰學宮所以綱紀儒教振作士氣則不可不念必規正學宮而復建講堂也

先生曰墓道省埽所以寓霜露之感而報本追遠之大節也吾先世墓所皆爲亂後失守今識認者惟是星之蘇野禾谷數處而已則省埽之節尤可盡誠也

先生曰始祖祭伊川義起而朱子晚年不行先賢雖已有定論今當亂後不識始祖墓所愴感之心不能自已一行始祖之祭以伸追遠之情可也

先生奉母夫人進飯則必親甘旨就寢則必親寒溫雞鳴而起省顏色審起居然後退而淨埽室堂整頓衣冠常對四子六經心經近思錄等書沈潛反復循環不已

余暮年結茅於磻溪邱壠之下以爲幽遯之地矣

先生來見題詩曰疏竹植軒前貞松擁宅後坐作此間人托盟要永久壁上節義字畫從高皇手

門人李彥英

先生道德文章如天覆海涵固不可以形容矣然其笑談親俗彷彿於邵康節座上春風庶幾於程明道而確然所守之志則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信乎君子人也君子人也

丁巳彥英侍坐論聖門諸子去就之正彥英曰敢問子路何如人先生曰聖門高弟也曰何以死難於無父之國乎英則不欲仕於無母之朝先生歎息久之

門人朴吉應

先生嘗獨坐吉應讀論語於前先生使讀小註吉應曰大註猶厭多小註何暇讀先生微哂曰小註旣傳千方冊古之人欲後人讀也

吉應嘗侍坐適方人先生曰器小者易盈量大者致遠

先生嘗爲書戒之曰讀儒家書要不作口耳之資宇宙要括帖序曰於戲古人不云乎宇宙內事卽己分內事己分內事卽宇宙內事此旅軒張先生宇宙要括之所以作也先生學識之高規模之大

踐履之篤睹十帖可想焉於戲先生標題亦深造
自得之要語也余於癸巳秋爲騎省右侍郎繕寫
要括及要語獻于吾　君益董吾　君知吾師也
宇宙要括帖疏略曰伏以臣雖疏闊素志則儒臣
雖衰病願忠者國食芹而美猶可獻御有言益於
吾　君則敢不樂告臣嘗受學於故儒臣張顯光
得覩宇宙要括及標題要語誠宜悅心而常目也
亾師文集刊行於世獨此一錄逸焉臣今繕寫以
進伏願　殿下留神焉要括十帖惟反躬帖最宜
體認伏願　殿下垂察焉

記聞錄　　門人張慶遇

壬癸之亂余以童蒙從先生之後流離竄伏於左峽四五邑之間其窮尼困苦何如而先生處之怡然少無急遽苟且之意

余兒時陪先生于報恩衙中及其解歸先生於路中命誦陶元亮歸去來辭至雲鳥之句再誦之先生顧而微哂余曰陶彭澤歸有三逕先生歸無一室其淡泊視古人何如先生曰陶彭澤使妻稺在家吾今率妻稺食於官是可羞也

棄官未久有就理之　命先生即時發程入京果

有定配之議時相李某以爲待賢之道不當如是
啓達特免
先生賦歸之日邑氓相聚圍衙願留先生令衙眷
掩面步出
余兒時陪先生遊伽倻西川寒岡東岡三爺並會
海印寺先生命余日記遊山錄三爺稱嘆不已先
生曰諸公幸命以名字遂名以慶遇字以泰來
嘗受讀中庸至不誠無物先生三復歎曰不誠則
天地尚不能成物況於人乎況於學者乎
嘗受讀大學至平天下章先生愀然憑几余請問

曰學問之法知行二字

又受讀論語至問也不愚章先生咄咄無語余掩卷向隅先生曰汝知吾咄咄之意乎對曰先生生世苦晚不得爲魯邦之士也先生不答因復取卷擊節

先生自年少時喜易積功已多至於亂離波蕩之日亦隨處玩易每中夜起坐默誦諦視之有俯仰狀見其工夫尤篤於宴息之時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用心於性理之學以易庸學周子通書太極圖說伊川好學論明道定性

書張子東西銘邵子無名公傳及宋書等書中夜默誦循環不已日必有課咀嚼飽飫不知年歲之不足

先生曰學者欲求此心本體之微當於夜氣清明之時驗之亦豈無惕悟感發之端哉

先生曰自暴自棄之人不足與言而雖有志之士每患立志不固作輟無常故未見其進也學者之所可懼也

先生曰道豈難知哉非高遠難行之事也只循吾所稟之性而施諸日用云爲行事之間言其大目

則孝悌忠信言其工夫則誠正修身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先生曰學者須要有實見得若無實地上得力處而徒掇拾於古人之言往復於書札之間談論於相逢之際以爲一場好話是豈踐履之道哉學者所當戒也

慶遇與德勇侍坐慶遇請讀太極圖說先生顧謂德勇曰此是近世學者之大患也學者須讀小學四子程朱等書何必太極圖說爲哉小學是做人之樣子大學是入德之門路不可不熟讀也

又曰學者須要下學人事下學人事盡則自然上達天理

又曰學者須有著己近裏之工斯無外走之患也

慶遇與趙潤松侍坐慶遇語及晦退造詣先生曰先輩造詣初學後生何敢容易說到但當尊信之而已矣因曰晦齋學問平實透得大意退溪學問精純門路正大學者有所據依易以爲學

先生曰天地至大也吾身藐然也中立上下並爲三才人之道顧不重歟然則生天地之間昧爲人之道者寧不懍然可懼也

先生曰道理不是高遠難行只在日用間雖聖如堯舜孔孟亦就本分上盡其當行者而已此外非別有所謂道理也

先生嘗曰仁愛之心是人性中固有者其在鰥寡孤獨之窮昆蟲草木之微亦當推而及之實吾心之全體而天地之大德也此理當於闖發時見之

先生曰男子事業際天地極宇宙而其本則此心而已

先生曰學者切不可放過日月如流時不再來如許等閒如許悠泛畢竟作何等人也

先生曰男兒生此世自可擔當天地間事業
先生曰末世以科目爲大事業視此外更無事業
見識如彼他日事業從可知矣求名謀利之習日
以益痼其間雖有有志之士鮮能自立於流俗之
中士趨之卑世道之汙良可歎也
先生自志學之年至易簀之日無一日而非學問
無一事之非工程也尋一線之脈探千古之域洞
觀物之眼窮造化之原雖其資品之有超諸於人
者而亦豈非探索之勤思辨之力有以致之者哉
先生接物慈詳而老少上下咸得其情處事精密

而巨細精粗無不曲當

先生處家截然於男女內外之別在鄉不與於是非善惡之辨

先生在不知巖精舍趙澗松來侍余請于先生曰此友適來願先生出示宇宙說答童問理氣經緯太極等語如何又曰先生平日立言著書一向深藏雖以門人小子亦莫有得聞緒餘者何也先生曰其所以深藏豈有他意方在暮境猶不自信云云昔伊川易傳既成而不出曰尚冀小進先生之意蓋亦類此

余早登先生之門多年趨走於函丈之間其誘掖之方教戒之道有如天地生成之德而才本曾下不能遵行其萬一而斯文不幸遽失依歸終天之痛曷有窮已乃以晚悔自號因略記其平日所聞見者以備省覽

門人鄭克後

宇宙要括帖識曰於戲昔我先生聞道甚早十五六時已有志聖賢之業至十七八摺紙爲帖手畫爲圖列書其中而目之曰宇宙要括常置几案凡有行必隨之然人莫知其何許文字也克後與家

兄四勿昔嘗侍坐於玉山之南山精舍一日出諸巾笥而閱示之竊仰先生立心之早規模之大而少選之間還櫝而藏之雖有望海願學之心而莫得以傳其詳也迨先生易簀寡帖也仍在篋中及門之士咸得而窺焉克後亦從而謄寫一本又取先生所嘗標題而人所共見者聚爲一錄而藏之以寓景慕之懷而亦將傳諸家以爲寶也今先生文集既已刊行易學圖說又方入梓求先生之道者必於是百世之下知先生之心者亦必於是而顧此要括一錄誠博而約遠而近後來知先生之

事業莫切於此矣若標題觀省之語亦足以知先生用功之始卒此吾黨及門之士尤不可不知者也嗚呼靜室焚香敬對是錄想像先生之睟盎恍聞先生之警欬追慕感歎而淚繼之矣如此則豈但傳諸家而已且將以諗于同志

敬慕錄　　門人金　烋

先生體貌魁偉顏采充潤接人之際和氣藹如然其中有儼然不可狎處初配卽寒岡鄭先生姪女寒岡尋常稱號不以名字必曰旅軒其見敬重如此

先祖考參議府君嘗謂侏曰張旅軒德宇天成不露圭角謙恭樂易少無作爲底意息古人云外爲常談而內實惺惺於張某見之矣

先生每謂侏曰古人自年少時既有志於學矣其於事事物物上無不備習而周知故既長則皆可爲有用之成才今人卻不然甚可歎也至於筭數一事雖涉末藝其用智之巧量物之妙非聖人不能作也以至少而量無窮之多以至約而度無限之廣至於山川之闊遠天地之高大四時日月之推行亦可以此而度量推而極之則其所用可謂

大且神矣君年富力强讀書之暇必須留意著力備盡其術可也

俗所謂耳掩世皆用毛而先生獨用黑綿爲之一日然問曰敢問先生必用黑綿掩耳者何也曰吾有眼疾素不能用毛綿子取其輕溫且是目前易措之物亦取其簡儉也然曰浮薄之輩或有以此而訾議先生者先生笑曰以外貌取人固不可況外飾乎以外飾論人固不可況此外飾之微者乎欲以此而輕重其人則不亦過乎此雖細事觀此所答亦可見大人之德量

歲丙辰春余侍先生于遠堂宿余池亭夜已深矣萬籟俱靜間有讀書聲自遠而來起而尋之則先生方誦周易整襟危坐發聲清雄隨辭玩味逐爻諷詠無一字放過于時雪月交輝梅影半牕雖在傍之人情思灑落悅若身入伏羲之乾坤也

先生凡飲食取蔬菜淡泊之物雖或厚味在盤所嗜不存焉然嘗侍先生於岑山累月寺僧得山菜以供則必即欣然下箸常令僧輩斸來山菜之適口者曰是物正合我腸胃膏粱雖美食後頓無清凉之氣非我所欲也其在本第朝夕自供草薄殊

甚至於賓客不問貴賤戒勑婢僕供饋之物務令
備潔然亦隨有無不必强具虛文
凡衣服好用升麤綿布燕居出入之服皆用直領
而制度甚古先生身長八九尺自是魁偉丈夫高
冠大衣拱手正立溫然而可觀儼然而可敬毅然
而有不可犯之色見之者莫不目接心醉充然自
滿而歸先生可謂天挺人豪也
丙辰春侍先生于遠堂然時方看孔子家語書所
觀夜則必使背陳於前曰吾有眼疾久廢看書今
欲憑君之口而入吾之耳入吾之耳而會吾之心

也所貴乎讀書者只在於心會而身踐爾目耕與耳農奚擇哉笑謂佀曰如君每置吾傍則可不勞吾眼而耳有所得矣

七八年前余拜先生于南山本第先生出示一小錄乃易學類說目錄也呼而使前以手指點而誨諭曰易道微眇最難意會而諸賢發明圖象散出各書余每病其未易參證茲敢廣搜博採各以類編河圖所論則錄於河圖之下洛書所論則錄於洛書之下餘可推此間用臆見以附之蓋欲取便於考覽與我同志者共之本非求多于前人也以至天

文地理陰陽卜筮醫藥兵法諸術家或有則象取
義之處則無不採輯以爲附錄名之曰旁流蓋以
易道之廣大無所不在也君若身無疾故得遂累
月同處則可以重加考證亦不無問難開悟之益
矣而得一會合每患匆卒未有數旬淹留之隙是
極可恨然自承此教之後切計埽除萬事專心進
侍獲聞緒論以畢平生至願耿耿一念恆在腔子
而懶慢成習憂患敗意膠擾走作優遊放浪今日
明日若將有待歲不我與神不我謀既纏風樹之
哀旋遭山樑之慟至于今日身且病矣悔將曷追

亦將何答嗚呼痛哉

辛酉季夏侄子萬雄舒生纔數月矣先生下臨于餘次寓所命出抱之因敎其母曰此兒骨格清俊神彩動人可賀可賀然愼勿護養太過恐爲他日疾病之祟亦非敎養成就之道也余在兒時育于窟家性且疎放絕無溫飽之念未嘗厚其衣亦未嘗美其食寒不着襪踏雪過冬朝夕之飯只喫蔬糲以至長成故至今身無疾病臟腑清凉汝之養兒亦能如老夫所爲則不惟無病而得壽所以成德做事之基亦在於此矣

萬雄未成童時能畫隨物輒寫有筆力有精神先生亦嘗奇之一日拜先生于南山本第先生命給素牋使退而寫進其目有八一曰帝堯茅茨土階二曰帝舜南薰殿彈琴三曰周公坐而待朝四曰孔子杏壇授受五曰周濂溪庭草交翠六曰程明道傍花隨柳七曰邵康節安樂窩八曰朱晦庵武夷精舍凡此八目固皆盛德至理之所在是知大先生用意處有非凡人所能窺測雖在末事小技必求諸聖賢事業上以寓貞格之意本不取好奇玩物而止也

先生於人內則固少許可而外不爲過激之論凡取人先觀其大者微疵小失或有所不問也嘗謂崔公重吉曰爲人心地開豁者觀書講論之際多有相長之益謂金公孝徵曰爲人外柔內剛不易得也

余於病中得先生所著經緯說字宙說晚學要會三書以來余已疾篤雖不能逐字看過或於神定時認得其中一二語始知平日所以窺測我先生者不啻若持杯酌海而自以爲知海者甚可笑歎

余今氣息奄奄雖欲因先生之書而學先生之道

有以盡事物之理極天地之變庶幾爲宇宙間不虛生之人其可得乎姑識所感于此以俟命物者處分也

先生平日所賜簡札憂患奔遑或多散失不能謹藏之罪然無所辭只增悲恨夫復何言幸此若干紙得以保存於今依實寶之如拱璧敬之如神明將欲淨寫累件以圖萬全而適余病篤今姑未暇也爲吾子孫者倘能以此心爲心重加証正十分謹護使不至於亾失則庶可謂吾其有後矣

敬贊先生畫像

心涵乎理貯月秋水德發於容滿室春風如岳之
喬莫知其高如海是臨莫測其深行藏在已進退
惟義濂溪灑落邵子安樂

言行日錄略　門人趙遵道

萬曆丁酉六月初三日先生來臨時先生與朴大
菴先生講易于四勿寮侍講席累日多所叩質焉
丁卯虜大槍時先生與愚伏先生爲號召使差余
爲義兵將要與共贊兵謀拜先生于義城先生使
之定義兵條約
甲戌三月與從弟致遠拜先生于遠懷堂先生謂

致遠曰君當有謝　恩之行何以處之致遠曰欲
上一疏於義何如先生取花潭集與之欲使致遠
參攷也

景遠錄　　門人金慶長

景遠錄者錄景遠之懷也余之髫髮今星然而白
祛騃關脫鶴藩粗解農馬之知者秋毫皆我夫子
賜也門屏一生奉以周旋則其蠡測管見縱未能
萬一而勺流容光猶不爲濡染涵覆之所外壍陶
旣久歲月滋多一心欽慕之誠有不能自已者矣
嗚呼晨歌一發斷響無徵俯仰人世已成今昔弊

廬榎息惟冥墫是懼敢述若干言以著平日所景慕云爾

戊午春將赴省闈詣先生告行先生曰古人於宿春之行尚有贈語今當遠路將可無一言因取案上朱子詩學一試奔北天下士三年冷暖世間情之句贈之且曰君有老親在亦有所教乎仍對以臨發時家君所戒之訓先生歎曰眞可謂義方之教

庚申八月謁吳山尚賢祠因留侍數月時方讀大學拈出誠意章愼獨二字特書座右先生聞之顧

謂門下曰金某今讀初學入德之書而有意於愼
獨工夫異日必有成就矣
先生天資弘毅氣象渾厚平常燕居如臨康莊儼
然望之皆知其爲有道君子也
先生燕居渾然一團和氣而終日欽欽自有不可
犯底氣象
先生處已應物一以誠實根之以孝悌修之以學
問持之以篤恭內外交修體用渾備絕無一毫虛
假意思
先生德器天成未嘗有師承傳襲之門而斯文衣

鉢自有所不能弊者一代儒賢莫不推許敬服
先生德量宏偉規模纖密格致則窮事物之理誠
正則盡性命之蘊此則蓋先生自得之妙而身修
家齊皆從這裏推去觀感所及便有過化底氣象
先生雅性不喜紛華而綜理周密藝衣服不燥溫
弊要令澹泊而已至於珮用觴礪之屬亦未嘗目去
身以備緩急其處事精詳皆此類也
先生教人未嘗不先自近者易者自灑埽而至於
窮理自閨門而達於邦國其要只在知行二字而
必以敬爲主不令一步放過見人有一善言形于

色向人輒亹亹說道見人有不善輒合眼含口未
嘗貶絕而亦未嘗假借辭色是以賢者進而不肖
者自戢門庭肅如也
先生嘗恨生晚季世未克徵三代事業及其晚年
孚尹自達不能無幡然之意而久於朝非其志也
是以觀其居官莅衆則以興學校敦風俗爲先務
而不拘於文法立朝事君則以堯舜君民挽回世
道爲大要而無意於苟容愚伏鄭先生嘗以爲有
古大臣風度
先生嘗謂學者曰諸君知夫學乎學貴多聞而徒

聞不如實踐學貴實踐而其實必由窮理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此學者不可不知也葢先生平生學力都從實地頭做將去日用之間自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舉此以勉人於乎至哉

先生晚年尤喜讀易每中夜靜坐俯仰妙契窮探萬化之源優遊羲文之域其與學者解說必自理上推去未嘗及數字一爻一辭淹貫該穿如掌斯指往往有發程朱所未發焉

先生一日坐精舍西軒門徒十餘人列侍時晚雨

初收江山霽豁仍推案上一卷書指示豁開雲霧見青天之句曰諸君知此爲何等地位乎衆皆未對先生徐曰此是知行分處開雲見天固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十分透得底地步而猶未到這地位既見得必須到得是盡頭處

一日有京洛一士服御甚鮮厮徒甚豪請見先生因問處身之道曰儉問莅衆之道曰寬其人既退終無一言葢先生鄙其爲人不欲費辭以對而其所答問皆中其病

余於甲戌除先君喪餘哀未盡仍處堊廬未撤矣

先生手書以慰曰聞君三年之餘尚未撤廬此固孝子終身之慕自不得不然而恐久中行之道所謂情雖無窮而分則有限者也仍寄近思一部

先生把負一世重望每承　召旨輒怵惕靡安朝野之人皆以出處占時運之休否焉

先生退處草野而當世之憂未嘗忘也每因朝紙聞朝廷施爲取舍得當則喜形于色如或未得其當則輒愀然不樂葢先生樂行憂違立朝之日無幾而志切君民未嘗以進退爲間焉

先生嘗論出處之義曰君子出處不可以執一言

之學未優則可以處也學已優而時未可則可以處也時則可而禮未可則可以處也有時乎爲貧而出則此固仕之權也其要只在不可冒進而已世之人或藉不仕之名自以爲高致而殊不知亂倫之歸夷考其中竟空空如也此則鄙夫不足與言出處之義也

先生淡於自奉而祭祀致其豐腆卑於自牧而德業致其崇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律己嚴而盡恕於物以故人無智愚賢不肖皆不外於範圍與被作成之美焉嘗曰吾平生未嘗有過人者而惟是

固窮循分隨遇而安晚來但覺胷中無事而已於乎余之生也晚未及見於三代人物矣先生其殆庶幾乎

丙子夏秋之交太白連月經天象變累見先生玩易愀然因命杖屨逍遙北望長嘯悵然有天津聞鵑之歎至冬果驗遂令境內士子發文募義亟就勤王及聞漢圍已解則慨然傷嘆無復有意於當世蹈海之行於是決矣

先生嘗著易學圖說上繹羲文之奧妙旁通程朱之訓釋往往有發前人之所未發書幾成而一意

韜晦雖當日及門之人有不得見焉丁丑仲秋之
月余候拜入立巖仍寄侍晩勗齋先生命使前出
以示之即其書也仍曰此吾平生精力所萃而未
克卒究昔伊川嘗著易傳七十乃出今吾八十尚
爾未遂此吾不及古人處也余因事告還先生杖
屨步蹀出洞門逍遥而送之於乎竊想平日撫摩
提誘之恩無間骨肉而到茲白髮紛如無一肖似
感念今昔有怛在中茲敢撮其大略如右庸備他
日之考省云爾

崔鱗

嘗侍旅軒先生講論語四勿章先生曰許氏勿字如旗脚之說可謂妙矣而勿字從兩刀有斷制截去底樣子所當猛省其後余作勿字說以廣先生此義

嘗聞或不能出主以紙牓行祀則雖祭而與不祭同先生曰朱子曰有誠則有神無誠則無神雖紙牓齊潔誠至則便有享之之理神主所以主神也紙牓所以象神也古者立尸亦此意也故退溪李先生答或人問曰既設神位而有紙牓則神亦在是矣先降後參不妨矣某家亦如是行之

問周以天子禮樂賜魯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遂使季氏僭佾三家僭雍以成王之明伯禽之賢有此大失當時有如召公畢公君陳之賢而終無一言格非何也先生曰成王封微子於宋成湯之廟當用天子禮樂而恐有僭擬之失作誥命以誡之於宋如此則魯豈獨賜之乎林氏曰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斯言甚有理若眞有受賜則周書魯頌必有其賜禮樂誥命矣

問月令是呂氏挾商賈竊秦相位無以自託於天

下蒐羅遺逸招致賓客作爲十二篇紀漢儒取補禮經之闕而後世君子多有採用其說者果是不以人廢其言之道歟先生曰然但其所言未必皆合道理故明儒曰存其一二於千百耳

問進學之工何者爲最切己先生曰自下學至于上達都不出一誠字以誠則何患力之不足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似知道之語當茇味之

旅軒先生續集卷之九

旅軒先生續集卷之十

附錄

門人李　縊

先生十七歲時已有志大事業便以古聖賢自期手撰宇宙要括十帖子蓋渾淪無眹之原太極動靜之機二氣五行四時造化鬼神之妙吾人性情道德三綱五常禮樂教化之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有宋羣哲相傳之統三墳八索九丘五經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先天後天之學古昔純臣忠臣義士隱逸人傑文人之類道家法家佛家

仙家陰陽術數老莊楊墨之辨天覆地載山高海
深和風時雨秋月寒水嚴霜轟雷生龍活虎松柏
金玉之取象謹言敏行日乾夕惕靜存動察博文
約禮之要法無不包括於其中其初程體段之宏
博眼目之高遠如此
先生當昏朝泊然無復當世之念爲省先壠將適
星州宿路傍知舊家吟小絕曰冬夜苦漫漫天地
何遲曉羣鼠亂床邊宿客夢自少此可見先生憂
世之意也
先生爲政專以開導勸懲爲務至於官吏中擇其

純實者目曰吏察官奴中擇其謹良者目曰奴察
凡有善惡皆令聞之以爲賞罰之地以故先生之
在縣也吏民爲之謠曰自在春風和氣中
先生爲義城縣令始赴設施一如報恩時有日省
錄曰治以政法化以德敎靜以制動簡以應煩敬
以持己恭以接物又曰公正剛明以立威慈祥惻
怛以施惠又曰和易近民嚴重禦吏此先生爲政
之大略也赴任未幾遭校變先生以布衣詣校而
哭報聞于方伯待罪村舍累狀自劾而歸時寒岡
先生致書曰聞頑吏不堪於清明之政爲此兇惡

之變也

祭成大谷墓每喻士子讀書援以舟中講大學益以時猶不去亂也

祭禮一遵家禮凡祭祀前期致齋掛謝客牌於門外婢僕之類俱令致潔饌需之具皆自點視

先生曰衛武公年九十猶箴儆不撤古人進德修業之意如此其篤人何可以一善而自足也又何可以衰老而遂懈乎

又曰吾少時以爲皐夔稷契生於書契之前而能做聖賢事業何必讀書爲哉惟在高其趣尚廓其

胷次而已後乃悟前日之非觀書益覺親切

又曰心經近思錄等書爲學之指南古人喻之以神明等之以四子學者不可不熟讀

又曰吾讀易多不由程傳朱義別出意見亦似不悖於義理

先生嘗曰聖賢書中有無窮義理無限意味沈潛久之不但心志快活便覺容體舒泰

又曰讀古人書益將以躬行心得要與古人同歸讀了猶是舊樣人何必讀書爲哉

先生時或中夜而起命燭而坐講說義理評論古

今至於忘寢

先生教人嘗曰吾人自有直箇事業入必孝出必悌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幼而習之長而行之是也

又曰資稟雖美不學無以成其美有是資而無學問者尤可惜也

先生嘗曰學者隨時隨處當有不輟工夫若要事物斷時實客靜處方是專一做去事物無時可斷實客無處可靜卻於何時何處爲學

先生曰古今懷才負氣者不得於時則詩酒相尚清虛相高或身罹禍罟或跡歸猖狂士之生斯世

也遇不遇命也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也

又曰嗜酒慕色恬不知愧者其身已在萬仞坑坎何待失足然後墜落也

又曰廣結朋徒往來交遊作爲言論譸張遑惑者不知其胷中安靜否

先生嘗曰聖人千言萬語何莫非切要而夫子之博文約禮孟子之求放心程子之主敬尤所當用力處也

又曰辨析義理至精至密到朱子而後極矣無意於學則已矣若有志則朱書不可不熟讀也

先生嘗曰吾少也頗有意於象數之學枉費心力矣近思無益有迷復之悔復取四子程朱等書而讀之更覺親切精神自倍

先生自弱冠威儀嚴恪不喜言笑專精學業探討蘊奧循下學上達之序究天德王道之要尤喜易學至忘寢食

先生平居凝然如塑儼然若思渾厚具體粹盎生色進退周旋之節動靜語默之際自然不踰於規矩矣

盎乎春噓百物皆茁氣象之和也淵乎海涵不見

盈縮度量之雄也尋一線之脈躡千古之域此其造道也運明睿之智探鬼神之妙此其明理也折衷羣賢展也大成惟復有而不有謙而又謙故人鮮有知先生者

柳季華嘗語人曰先生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門人張彙

余年二十二以策偶捷增廣初試先生曰汝知少年登科一不幸之義乎對曰小子志欲堅而行欲勵也先生曰苟無見得何能及是

年二十七當丙子南漢之圍先生曰凡爲民道理不必待立朝事君然後有以致君臣之道也惟當各盡其職以不負國家育之恩是一大義也招邑中賢士倡起勤王師命余爲義兵將余辭以親老先生曰忠孝一致也且親命既許赴則不必强辭爲也余不得已率義旅行至商山之北川聞講和報擲劒痛哭而歸時先生已入永陽之立巖余趁卽趨造拜謁先生曰汝還在幾日而行中俱好還否不幸老物生丁此世忍見臣子所不忍見之事已矣已矣先生辭氣之間磊磊卓卓有不可犯

這氣象

門人張璪

余年七歲以先君命受學于先生先生教曰課業以誠心做去日日不懈是爲學則

余年十六加冠卽日拜謁先生曰汝知冠重乎對曰願聞所以重先生曰冠者成人之始也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有其道汝之成人之責自茲始矣豈不重耶余作而對曰先生是教非但訓加禮之重所以警小子也深矣

一日請學春秋先生曰春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也在學者固所講究然不切於日用常行且聖人之筆削微權未易窺測因授以心經

兵燹之後黌舍頹廢先生每以慨恨議于鄉中移建于玉山之西落成之日命余書鄉校二字揭之于門上

先生嘗謂余曰讀書須當務以虛心徐究曉得文義而聖人立言旨趣逐字討過勿以穿鑿附會壞了本意自有進步處對曰文義討過處須當順理看不爲穿鑿否先生曰然

嘗燕侍先生從容謂曰汝終是發越底氣有餘沈

潛底氣不足當義以裁之敬以持之涵養久之然後可以變化氣質余起而對曰請終身服膺

又曰初學之士必以知行二字爲踐履工夫誠敬二字爲存養工夫則自然無中道廢弛之患亦爲入德之要道也

嘗受讀大學至誠意章先生歎曰至哉誠之義也對曰唯聖人只是自然之誠天理渾然而無一毫之私一息之停至於學者可不以毋自欺三字爲用工之道乎先生曰其知誠也

先生方寢疾余有事在京先生日問槩來否至則

執手以詒臨終有支支敦臨之語

門人權　對

先生自丙申尋巖之後日與先生所稱四友講討經籍不知山外兵塵顧謂在座同志曰此誠古人舟中講學之意也若無四友之請與共栖何由得此

先生著易學圖說未嘗示人謂諸子曰以俟後世之子雲先生每著書文辭浩汗旁暢至於此書鉤深賾玄不放下一字一生精力盡在此書

先生每與知舊問答書輒自手寫隨人學力材器

對症投劑深得教誨之義及夫面命之際人莫不
觀德而心醉鈐束而欽聳焉封書粘膠之後餘粒
或在掌間露出牕外則山鳥飛坐啄啄不疑此雖
微事蓋驗夫忘機之久也
先生講學之規間以俗語諄諄諭解故辭不費力
而人易釋疑或神疲氣倦步出堂下水石之間嘯
玩二十八處諸勝取水磨白石一片題姓名表德
列書四友藏之立巖以示夫永矢不諼之志而有
蹈東海之微意焉
先生不喜題詠立巖山水可謂甲於東方而只有

精舍詩數篇嘗誨小子曰詩不過言志而責在平
澹神鋒鬼剜不足取法昔朱夫子與張南軒遊南
嶽而僅解戒詩之令於罷歸之日吾輩不必專意
至分踐履尋究之工焉
先生命門人製漆衣先生平居用時服取居曾縫
掖之義而至是有退藏之意故出舊嘗織布所貯
者製之
先生補鈹立巖使巖下居人致祭其文曰竊見巖
底受張處未免損鈹仍成巨寶其於剛大之德無
少撓傷在人瞻睹不得自安遂謀諸人拾取他石

敢用塡補與傍齋所對隔壁傾腰並立三歲共庇
吾人永有無疆之休更備醴果告此事由
先生與諸子講論語至顏曾問答處先生輒不語
移時諸子莫知其意先生曰汝知吾不語之意乎
時張大慶邁氏在座起而對曰莫是先生悲生世
之晚不得爲魯邦之士乎先生微笑而不答
小子嘗受讀中庸至不誠無物章先生三復而歎
曰不誠則天地尚不能成物而況於人乎此可見
先生勉人不息之意
丁丑再入立巖之日先生顧語小子曰今吾永辭

先壠而卜居于茲將欲與立巖而終老汝其肯與我共之如昔年先公在時事乎小子自此日侍先生永爲依歸此可以仰覿夫子蹈海之志也

先生臨終時呼諸子之侍疾者曰吾儒之學本之於心而修之於身自灑埽至知命自格致至篤恭其間大節目不過事親敬兄忠君悌長做得十分恰好底道理向上去無他別法諸君勿以老夫之不在而忽焉以體吾將死之言

丁丑十月先生朝行還故里隨喪者五百餘人不但當時交遊名碩所共慟悼至於野妻村婆悲泣

於行過處大德感人之深固如是也

趨庭錄　　子應一

先君嘗曰宇宙內許多萬有無非吾人分上事何可局此身所在之地限目前所見之物而不爲之把握擔當哉

人須是氣象好方有所立處如孟子巖巖康節英邁千載想見不覺精神自倍

吾人自有眞箇事業彼役役於聲利之間營營於口體之養以爲能事者良可悲夫

慈祥愷悌者一以愛人爲事在我亦自有求福之

益陰險忌克者動以害物爲心未必不招損於已

許多事物裏面儘有條理分明應之多顛錯了只

是心不存

人於憂喜事上不得不動而動便失節只緣學無

定力涵養少而粗暴勝喜至和而理憂至靜而理

此兩句眞至論也

不齊者氣質之偏也變化者學問之功也今人自

不識氣質之偏處又不肯著意於學問何時變化

得好氣質

毀譽人之所不免也自外至者寧動得我哉在我

者惟其自盡則毀譽亦徒爾耳

易之書無所不有易之道無所不備易之理無所不包看易便盡天地萬物之情

伏羲畫卦大禹敘疇便是聖人神妙不測處牖世立民之意吁其至矣

學者一日須有一日工夫一歲須有一歲工夫作輟便非工夫

容貌辭氣之際務要和平和平中萬善備焉百福生焉

處心處事當光明正大人無不可見已無不可言

到得這境灑落如青天白日

言論之間要須的確不宜迴激大言高談君子之所不爲也

心只是一箇物聖賢千言萬語皆從心上惓惓者豈非以銛鋒悍馬之難制也天飛淵淪之難持也

學者試將聖賢論心處看方識心病

有謂婦人見出於夫家者聞其夫喪奔喪禮也吾以爲不然婦人以禮持身平日既不得爲其家之婦則今日又安敢以身之也惟其自盡者服喪當如禮而已

私意在處無不誤了在身誤一身之事在家誤一家之事在國誤一國之事在天下誤天下之事人能打破此關無所係著則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將亦裕如矣

人於物欲上最難擺脫若使一分查滓自在這裏既不得開眼見一物又安得舉足向一步哉

奢侈最妨於爲學學者如以乘肥衣輕之心存在一邊便是外馳浸浸然入其中自與學不相關

持己謙恭待人忠信此固德行第一件事其於處衰世之道亦爲穩切者也

狹隘之人持論太高作事太過無含容廣大之氣有峭截急迫之病其流未必不害物傷人觀近世亦有取敗者此自是氣質偏駁而學問矯揉之功未得力也

詩者性情之發而吟詠之間又足以頤神暢志此堯夫之吟所以發於月梧風柳得意之時者也若專事吟詠者只是玩物

文章亦一事也辭須莊重意須通暢不可學奇尚險專精役志也

濂溪周子教二程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

事便見古人爲學直是如此可謂切已

忯心最所當戒今日一起明日一起遇事便作在

處便作終爲險詖不測底人豈不懼哉

古人爲學必居敬爲主學者試看莊敬時此心如

何放肆時此心如何可見古人親切用功處

知行兩進先輩論之詳矣二者闕一則非學也學

問之道全在知行上

讀書須要存細理會若只是尋行數墨雖讀盡萬

卷何益此所謂買櫝還珠學者所可戒者也

資之穎悟者功過半矣然恃其才而不着實做工

其爲害反有甚焉此又學者之不可不知者也

立志須期遠大吾人一身是何如抱負而委靡昏憒自安於下流之歸乎

古人工夫多在閉目凝坐上此不但收斂身心亦有箇涵養渾厚底意思

人不可以小成自安苟有自安底意規模氣象已是可知畢竟如是而止耳何足與望道也

心活物也虛靈而具衆理之妙感應而通天下之故是以善養心者虛明澹一周流不滯之爲貴

學問之道必由得其端而入聖賢之所以發端示

人者盡矣門路階級次第分明學者何患不得其端哉

學者多以無資輔之益爲歎殊不知黃卷中自有嚴師賢友在

待人接物須有誠意若誠意不足便是僞聲音笑貌之見信於人者未之有也

人家盛衰相仍極衰之餘將有復盛之理此是天道至公無私處豈可以挾一時之貴盛而忽微賤哉

輕躁浮淺者圭角太露聲色俱動無韞光晦彩之

意無疑道畜德之象其趨也不長其止也有限是以君子大其力量雄其氣度厚其蓄積時而出之事當峻截處不失其峻截宛曲處不失其宛曲兩件事實非有兩件道理峻截中自有宛曲處宛曲中自有峻截處不可不慎其時措之宜也

學者討論經傳講求義理是誠已分事彼時政得失外間善惡何可出諸口哉

雞鳴盥櫛乃一日之初大節目也有親者尤不可不飭意行之

奉先人子之大節徒饌末節也徒儀虛文也惟以

至誠極敬爲主

此身生於父母也父母生於祖父母也推而上之雖百世之遠一骨肉也一氣脈也一父母也聖人制禮雖有隆殺之不同爲子孫者何可不盡乎追遠報本之誠哉

人家大綱領事只在訓子弟持門戶見今營田宅買僕隸以爲貽後計而全然無教者是誠何心哉

吾生晚天地不得身游聖人之門地偏東隅不得身爲中國之氓此世所慨然者也

吾十七八歲時排帖作一冊子名之曰宇宙要括

平生志意亦略見於此矣

兒時每到水石清潔處便覺意思自好

吾十五六時見鶴渠案上有皇極經世書問之則乃朴松堂家藏　內賜冊子也因請讀之如有所會心者然

吾先子志行峻整遇事强毅非吾所可及也吾生八歲先子下世時吾已受笞教矣險釁孤露早失庭訓念吾得有今日者實餘慶也

吾少時讀書短於課誦但領略得大義差與舊說不同

吾少時作文以古人自期猶恐其早熟也

吾衣弊袍而心安飯蔬食而味甘終身以之而不知其苦也

吾疾病之外無夜不誦夜或有故則曉來又誦之至老不廢也

吾王父以先君晚無嗣子爲憂每中夜禱天吾輩子遺殘孫保有今日者豈非餘慶也此身即先祖之身也凡吾子孫寧可不愛其身以貽忝厥之羞哉

吾王母柳氏生長京族大家備知酒食之宜且王

父博記菓果種植之方殽饌烹飪之節躬執甘旨能養于曾祖父母其孝行懿德豈後嗣不肖者所可及哉今其手筆冊子尚在每置案上以爲寄慕之地爾

吾不幸而不克承侍先妣諸姊中伯姊享年近百且溫雅淑愼克肖先妣吾愛敬之以事先妣者事之也

宗家有子有孫將至蕃衍吾常喜之視宗孫與吾家子弟等

吾張氏相傳至二十三世之久此特其所及知爾

又況以上耳目所未及之世乎殆非先世積善食
德之報也耶凡在我宗中者可不各勗奉先之孝
益基福祿之遠乎
先祖墓八世以上則不知在所未伸瞻省之忱此
吾每所抱恨者也世數寖遠祭祀亦廢則其不至
忘失者鮮矣吾意以爲凡樹墓道之碣者並記其
先墓之處使後裔知者此亦孝息之一道也
吾外門零替甚矣吾爲外家子孫望其成就者與
吾兒無間也
世降風澆分門割戶厥初同根之人至爲仇讎之

歸以家覆族之事無出於此雖在人家不願聞也

其在吾姓中者盍以慎之一字相勉哉

吾先世不甚清寒而到吾如許清寒吾雖清寒而

亦足以終吾生也分定故也吾平生自覺安分之

意多是以絕無分外營爲也

吾於易學有似性近者然平生讀之未嘗有厭斁

時也

吾旣冠有冠名後乃息之兒時名卽先君所命也

冠不當改也遂仍舊名

吾字初用輝字後來度覺晦字爲好遂易之

嘗聞諸蔡姑氏曰吾弟自在髫年岐嶷凝重已如
成人人有見者莫不異之
器量雄渾不喜言笑
幼時從吾讀字訓折楚受笞儼然若師弟之爲其
志行之順有如是者
生八歲而孤其哭泣飲食之節殊不類童子
十四五時已能盡孝敬之道先妣凡有訓責輒拱
手伏地聲訖始起以凡人言之先君早歿且無他
兄弟其狎恩恃愛者宜無不至而顧乃承順敬謹
如此

又從族人之長聞之曰先生十七八歲時已爲族黨所敬重凡有論議雖長老靡不從之

先生年十八建議族中每月朔望咸聚宗家設七代祖畫像參拜後會族人子弟之少者讀書製文各因其才以爲勸懲之方

先生未踰弱冠之年儀度宏偉氣象嚴截終日正坐未嘗出一言儼然人莫敢近

每日雞初鳴盥櫛正冠帶謁大夫人問起居因進酒食退歸書室拱手端跪對案讀書報朝餐始入侍飯出書室而亦如之日中又入省復進酒食退

亦如之將夕就大夫人之寢檢其點火適其冷熱
侍夕食如朝遂昏定而退復業沈潛夜深始寐
觀其自處也整齊嚴肅若不可犯而其在大夫人
之前和容遜色言笑晏然所以慰悅者備至
賓客有來訪者寒暄相敘之外無一言及於外間
事
先生厚於德從前相知者死則雖在里巷之賤必
遣僕存慰且有賻遺
沈靜寡出入足不及鄉鄰時往族人家敘話
言語簡重動作有節不與人苟合人或有笑弄相

加者先生不動聲色自守益堅謙恭遜順盛德日著無不終囿於範圍之化

先生不事產業家計蕭然而至於祭祀必致豐潔祭器床卓亦無不備朔望每有參薦

始冠赴安東都會考官於諸生中遥見先生相謂曰此誠間世人物不是尋常詞客也及考製先生亦在其中考官大喜

又嘗赴會試至樓巖舟行遇風且遭舟破之變一舟中失魄顛倒先生獨不變靜以鎮人趁有歸舟來救能濟其危

其御僕隷也恩威幷行無不孚感
雖在盛暑之月未嘗見解衣箕坐雖處親昵之中
未嘗聞放言相謔
潛修獨詣深藏若虛充積既久闇然日章令聞已
赫然矣　朝家令州縣有舉賢之政於是衆議始
以先生應之
柳公雲龍宰本縣獨禮遇之時爲治隱建吳山書
院凡事與之謀而定焉柳公卽西厓伯氏也其後
西厓屢薦先生於　筵席
其寓太白山下也築石澗畔松陰以爲徜徉之地

讀書之暇乘興而往樂且忘歸或至終日飄然若不知世亂者然又作數曲歌時值月夕風宵命學徒唱之歌意亦無非固窮自樂隨遇而安者也

冠氛稍靖率我子遺之生還舊土者重修族禊節目粲然吉凶憂喜隨力相顧尤致重於雍睦之義春秋相會之日未嘗不以是惓惓焉愈久彌懇率以爲常今日吾門之不大壞者皆先生賜也

又聞姊氏之言曰祖母寢末疾不能轉側先君與先妣共扶持每易衾而鋪之淚濕兩腮緣鬚而下如是者踰半歲

及在艱葬前啜糜粥晨夕不離殯坐蔬腐濕請易
不許因此以致亂中危症
又嘗聞諸先妣曰先生事先姑至孝每手撫膚體
傷其衰瘠凡飲食之養必先嘗而進以至枕席之
設衣衾之飯亦身親爲之諸姊之嫁居異境者又
輪請共侍得其歡心
丁憂以來不見先生面一日忽入內曰聞海寇下
陸不可不奔先諸祠堂藏主次塋祭器躬負先妣
神主以行行中所持只易古文一冊麻服一袱
蒼黃山谷之日隨其所炊雖饘粥必奠于主以象

平時上食之義

其在金烏山時先生忽定下山之計衆爭止之曰山高谷深下此非計是夜先生强而他之相隨者亦族人數家明日大兵擁山全被殺掠

雖在流離困苦之中手未嘗釋卷有人譏之曰當此死生地頭讀書何爲先生笑而不應但以冷地不可久坐辭謝而送之

先生嘗讀易不輟是以吾亦慣於耳聞頗能誦易文字

其爲縣也雞鳴而起正其衣冠端坐讀書平明坐

衙日沒始入讀書亦如之至夜分就寢顧不以爲疲反以爲樂

先生平日自奉以淡泊爲味雖在官之日無以加之

前後爲縣僕隸省粮料且嚴防其出入絕不得行私解歸之日無不相喜

嘗火延先壠先生立令奴輩往救因自蒼黃步至山麓時天日清明了無雲翳忽飛雨驟至亦不多注僅滅火而止

先生平居絕不衣帛惟祭祀服以行事雖過不暖

之年亦爾也

先忌用黲巾服春秋上墓用白衣帶四時吉祭及季秋禰祭用黑公服凡祭服別藏之不與褻衣渾

每於先忌哭泣悲慕戚容滿顏終日有餘哀

出入必告祠堂若久而還則又必有參禮

亂後貧無以爲禮廢朔望之參中年復行無間月若有　恩命則必因參禮告于祠堂

祭祀陳器之數一如家禮圖無則或損有亦不加

凡有祭祀前期齊沐掛謝客牌子于門外戒婢僕入宿致潔饌需之具無不親視寢不解衣聞雞盥

檢率子弟執事者陳饌質明行事將撤亦有序而
不紊至於晚年亦不以筋力而小惰也
人有饋遺一不敢以自奉也雖祀事隔遠之時必
命藏之至於山海之族或不能生藏者則又命曝
之以待後用凡祭需之類不置家人僕隸之手爲
別藏以封之是以家雖有屢空之歎而祭祀之豐
鮮有與比者矣
如外家祭每值忌日必致祭需爲之助焉
會宗人內外子孫祭始祖于宗家命之曰此祭伊
川義起而朱子晚來不行先賢雖已有定說今者

宗子復立宗家於宗基悲感之恩自不能已已也況吾輩不識始祖墓處一伸追遠之誠又烏可以已哉

每遇　國忌雖在病中未嘗不行素家人若忌之而進肉則曰今日　某王某后忌也輒卻之至於遠祖忌辰及親舊死日所嘗及識者亦皆爲之用素是以一月之內肉饌之日少雖在晚年亦以爲常也

名其室曰慕遠堂以室在先祖舊基而先墓又在家後也用寓永慕之思焉

平居凝然如塑儼然若思渾厚粹盎進退周旋之節動靜語默之際其可見於外者壹是不越乎規矩也

一室蕭然蔬糲斷續而處之裕如未嘗有一毫營爲家人知其意亦不敢以艱乏聞

杜門終日未嘗廢書有時瞑目兀坐默然靜會中夜默誦易古文庸學周子通書太極圖說伊川好學論明道定性書張子東西銘邵子無名公傳韓子原道等書每循環不已迨近易簀之時猶孜孜也

每以不得見上世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書爲之慨然

聞人有善終日喜動顏色或聞不是處戚然不安

苦獻村居喧雜之地每取靜於山寺江閣學舍等處杜門端居或觀書或著書未嘗有等閒時

門徒爲卜地於洛江之濱置講堂卽不知巖也暇日每肩輿而往明牕靜几左圖右書融然有自得之樂冠童六七時登江岸悠然有風詠之興

有時或命藍輿登山臨水惟意徜徉酒意纔醺天和微露雖農談野話無不酬應便自有樂大理上

下同流之意

有鄰保老且旨鰥而獨無親戚可以依賴者每遺以酒食又解衣衣之及其死也命同里堙之凡有老人必加眷存焉

每歲除夕出斗米壺酒魚需爲舊僕隸之無嗣死者令老奴祭之

里閭嘗有毀辱其繼母者卽命報知于官以法治之

聞凡民有孝友行則必招致奬慰且令鄉任事者聞官賞賜至蠲其役

國家曾頒行鄉約條目先生取而觀之甚喜以爲
末世衰薄如此化民成俗之方未必爲無助凡遇
守宰及士人以設施勸懲之道惓惓焉
晚歲嘗喟然歎曰世道污矣人心喪矣孝悌忠信
之理是固得於天者而人鮮有知之者此不可不
講也欲與同志學者定議裒錄古人之能行四者
之行者相率講論有若今日立契之爲者而不幸
未就
嘗欲作爲儀式整頓家範以行一家之內而終亦
不行

衣冠尚儉不隨俗變易登對之日　上見而好之
曰有上古衣冠足以正變侈俗之語
舉足必先左圍帶亦先左嘗曰以天道之左旋也
嘗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卽誠之者
人之道也
舊傳族氏之譜不保兵火之日深恨少時無見慮
不能廣寘圖存也
德謙而禮恭行敬而言遜閉其視聽斂其蹤跡故
昏亂雖如戊申之後而終有无咎之吉
嘗引書之危微精一易之敬直義方中庸之戒愼

恐懼莫見莫顯大學之克明顧諟母書之敬勝怠吉義勝欲從書諸座間又書道理無窮吾不可以耄病自畫必須要日有新得庶或免醉過一生二十六字以自勉曰吾居常此志不容懈也

晚來眼昏不復看書所居書室每待西窻陽透後看書時令子弟讀而聽之

每遇族人必勉之以睦愛之義其視窮殘不能自立矜恤之有加焉

先君設教專務實行故不以詞章導子弟亦不以科目得失爲之輕重也

淫疾巫覡之流盛行閭閻誣民害教令學宮貽文
鄉射堂一切禁之
朝家政令一有合宜則喜形於色聞或怫理則愀
然如有失
前後　國恤舉哀于學舍等處自成服至喪畢望
哭如儀未葬前雖值私忌不設魚饌只奠單酌葬
後遇吉祭之月則行事只如節薦之儀三獻受胙
之禮皆不備
其赴朝也已踰七十之歲相接者日至百人而禮
貌迎接之勤不以尊卑有差如此者殆月有餘而

未見其少懈也

引接之日儀文習熟進退合規入侍諸官皆以爲

非若山野人也

本府校宇基址偏側風雨崩坼之變且將不測時

朝廷嚴防各邑移校之弊先生以不得不移之

勢力言于按道之人具　啓得請卜其安穩之地

即舉移建之役先出布以助之又勸邑中子弟各

出其力有時躬臨以勞執役之人至誠勤懇始終

如一日邑雖殘而功易就及其奉安儀章節文皆

出先生酌定後數日舊廟因雨傾圮邑人俱幸之

嘗疾篤命門人曰吾雖在危劇之中嘗思至中至
正之道此外無他念也死生何足恤乎
不肖出身來見先君加公服坐中堂見之曰以有
新　恩故也仍戒之曰此後汝卽立朝事君之人
也吾所爲汝慮者視他時自別焉
又命之曰人臣旣已許身則自有分義今吾雖老
且病汝只可往來相見不可一於退也
嘗命子應一曰古人書看來孰非親切者哉春秋
一書明於善惡心術之辨公於是非予奪之義人
臣事君者不可不知吾欲汝讀之也

應一免新之行作訓戒之詩贈之且命之酒曰汝
宜珮服追惟明命尚洋洋盈耳而顧自無狀不能
一日遵守終天之痛更何言哉詩見原集
甲子有逆适之變　大駕南遷公州先君作奔慰
之行中路聞賊魁就戮　大駕已還轉趨都下至
郊外受掌令有　旨是二月晦日也三月初五日
諸　闕肅拜　引見　上曰諺有之當局者迷朝
廷之人皆是擔當者恐或未及思自古方外之士
靜養之中必有洞照其是非先君對曰先定大機
軸則節目間事自是措置中所爲耳　上曰所謂

大機軸何事先生對曰古今常行之道公卿僉可之言乃是大機軸但在奮發振作同寅協恭而已

旣出　命　賜衣資粮餼

丙寅赴朝陪行時禮判李廷龜來拜問時政先務老親以格君心爲言李公因誦周易數處而欲質疑老親以呈病乞遞不敢閒漫講論故隨問隨答而已

丁卯膺號召之　命也以忠義倡之人皆興起令不煩而兵粮已積聚矣

癸酉七月雷震夜作有變于殿內　上震驚下求

言之　首先君上疏言恐懼修省之道且就周易六十四卦中特取其震卦或居下爲貞或居上爲悔者十有六卦別爲一冊上之

丙子四變之初卽日事機蒼黃　朝家雖無命令南方之人不可不奮義遂令邑儒通書于道內又自出力以助本府義旅不遑寧處漸至憂悴及聞南漢之報涕泣痛切終夜不寐

丁丑二月十七日拜辭先壠有告文旣退憩于山麓從者以日暮告先君曰古人云遲遲吾行也今日是也

三月十九日抵永陽之立巖是舊栖之所在也以地僻峽邃外間事罕至故安之命門生爲文以祭立巖葢尚其特立不挫於狂瀾衝突之中也仍命之曰立卓巖又命門生遍植桃花使爲一區桃源亦其微意在也觀書著書之業猶不廢也

手書康節先生四事吟揭之壁堂臺洞壑舊嘗命名至是各有吟欣然有若將終之志

先生嘗欲製深衣病世之人各出意見不合古人之制織布而未之製也至是參考家禮禮記儀禮命門徒製之裳用古制

序心法十二目書揭于座壁總目之曰座壁題省
八月二十五日庚申寢疾以九月七日壬申易簀
于晩晷齋前日夕有暴風大雷雨之變
先君嘗曰吾家自辨挽幅廣求於人此甚浮薄事
也故不肖不敢以求於人人自備致者若干章
先君所著有易學圖說理氣經緯說太極說晩學
要會宇宙說平說晩著答童問錄疑竢質究說易
卦總說圖書發揮並十有餘書而或有累卷合爲
一冊者或有一卷自爲一冊者要皆已成之書也
非門生小子分門排類移此入彼而得爲篇袠者

也嗚呼先君所著此足以見其崇德廣業矣有德業者必發於云爲又足以知其粹言懿行矣然則書傳也而德業斯著矣德業著而言行斯存矣固無待於錄爲矣且以先君嘗自晦藏之意言之亦未必區區於是錄而第以一言一行之或恐泯沒者是亦出於至情者然也又烏可已乎遂以得於家庭之際者與夫聞於族人之中者以下缺

祭文

正宗朝　賜祭文　親製

維歲次乙巳二月辛巳朔二十一日辛丑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柳畊諭祭于文康公張顯光之
靈我東鄒魯寔維南紀眞儒蔚興吾道有恃卓乎
文康挺生仁里養性林樊潛心經旨淵源有自陶
山退水爰暨寒岡契道同志氣緯理經立言垂示
發揮圖書啓鍵抽秘濂翁曾次勉齋心地鄉俗敦
朴士林興起粤在
仁廟寤寐儒士首膺旌招禮遇勤摯三登經席格言
大議畀以崇秩
主曰嘉爾退遂初服清風百禩逮予叨基曠世興思
曷起宿德以濟艱否睠彼院宇洛波瀰瀰高名卓

乎永世仰止茲遣禮官享以盃篚不昧惟靈庶幾
歆此

士林祭文　　門人申弘望

恭惟先生受天間氣一心向道學以爲己眞知力
踐義精仁熟清純渾粹不露圭角德宇冲襟充然
自得爲世師儒遠紹正脈操修之功至衰彌篤樂
彼巖頭爰構數椽仁山智水妙契心天下有游魚
上有飛鳶冥會在斯富貴浮烟白髮韶顏頤養幾
年一部羲經俯讀仰思寤寐周孔研深極微沈潛
涵泳探盡天根吟邊風月靜裏乾坤優游遲暮謝

絶塵紛蒲輪屢至鶴書斯勤翻然一起朝野拭目
咫尺　天顔言意懇惻丹鳳暫儀白駒難執違辭
脩門婆娑初服羣情鼓望　聖心如失雲龍際違
霖雨恩極雖未設施表儀家國云胡不淑遽至易
簀山林寂寞吾道誰託邦無耆龜士失宗師天之
將喪慟哭何追粤我先人分義甚厚肆余小子最
承恩遇瞻仰德範何日忘之科場汨沒世累奔馳
不得長侍杖屨之側賀賀至今禽鹿視肉撫躬自
悼雖悔莫及往歲之春天地翻覆軒車徂東往駕
龜池拜候牀下承誨移時那知一辭便成永訣道

里阻隔事故纏縛殁未及斂葬未執紼奔赴後人
築室無因余懷之悲有淚霑巾烏山峩峩洛水汪
汪氣象森然愈遠難忘茲茲宇宙荏苒流光初朞
載屆感念益長田園秋晚松菊荒涼單杯薄奠寫
罄寸心一慟筵前萱闈昭臨嗚呼痛哉

門人韓德及

惟靈超然造道粹乎凝德接周程統延晦退脈士
林冠冕王庭尾碩衣錦尚絅在家必達有　聖當
宁求賢側席時可展施禮隆蒲璧鳳凰乍儀萬目
爭拭　宸眷彌勤素志難奪丁茲不辰禍亂孔酷

手足倒懸君臣蒙辱盡亦長往彼巖斯託武夷雲
影濂溪草色吾道可傳英材是育域內烟塵山中
禮法天不憖遺忽摧樑木國無人焉疇任厥責顧
惟不肖叨守弊邑獲遡德門溯跡仁宅靈輀載前
已矣莫及爲公痛甚哭吾私切肆薦悃愊庶歆菲
薄

妻弘重

太白巍巍峻極于天扶輿鬱積磅礴蜿蟺凝精鍾
淑應期千秋降我先生生此青邱金堅玉潤德宇
如春山立淵澄睿智若神允矣先生展也大成馨

香遠聞鶴書來頻晩卜幽貞住此舊庄惟此立巖
水碧雲蒼清風埽席白日盈牀左右圖書講學論
道凝神靜坐樂而忘老顧余蹇劣宿仰高風頃承
天恩奉節來東値國多難不遑其私公時歷縣
遺以一書傷時憫俗發言形詞拭目三過不覺歔
嘻當竢務隙久侍門牆寧知一夕遽至云亾初奉
旣忽更進竟未嗚乎曷從孰知余思下哭吾私上
爲國慼斯文將晦吾道誰託一哭瞻望宇宙漠漠

金孝可

嗚乎東土僻矣世道卑矣先生之存也身則窮也

道則否也先生之歿也哭於朝曰邦國瘁矣哭於野曰民彝喪矣賢者哭其無時愚者哭其不幸東土益以僻矣世道益以卑矣信乎大君子存歿關時運之盛衰係斯文之興喪者有若是夫孝可既哭人之所同哭而又哭吾之私哭曰自古大賢君子功名事業非不燁然而日星揭也至於出處之時止門路之偏正工夫之疏密造詣之淺深則必俟知者之知而有期乎百世之下希音待償至寶待顯其理固然也始吾先人之狀屬託於寒岡鄭先生文未出藁遽作絕筆惟先生辱賜一言之跋

闡揚幽潛之懿夫所謂出處門路功夫造詣歷
在前燦然可指先人得有朝暮之遇而小子不患
百世之竢則其所以含恩刻骨圖報而無涯者爲
如何也嗚乎賁緣出入屢襲蘭薰敷腴容物之色
嶷幪示眷之辭論人而祇取其長談事而必本之
厚處恭則若不勝衣析理則如洊江河此固先生
之餘事而小子之所心服也嗚乎春風依舊於丈
室玉色已遠於泉臺如將見而莫及渙余涕之滌
滌烏山高兮洛水長風萬古而立懶薦菲薄而虔
誠庶肸蠁而右我

門人張以俞

嗚乎仰先生如北斗視先生如喬嶽而先生之生也吾道依而存焉先生之歿也吾道隨而亡焉吾道之存亡在於先生之存亡則摳衣函丈之下而奉荷先生之教育者不知何所託而何所依也若夫追述先生之德容則是管窺而蠡測也贊揚先生之德業則是繪地而摹天也惟我先生必待五百年出者也清淑之氣鍾而爲生和順之資賦以爲形存心養性以爲入德之門主敬立誠以爲著脚之地起舜雖而孜孜惜禹陰而兀兀所造者正

而不欲以一善得名所就者大而不欲以小道成
已有若無而實若虛謙於已而恭於人進進不已
以至道已備而德已純如玉之潤焉如酒之醲焉
天之生先生於斯世畀以才德之全者固不偶然
則蘭不揜香珠不藏輝湯鵶雖勤華起尚遲囂囂
之樂惓惓之念未嘗不在於畎畝之間而緇銖軒
冕弊屣浮榮衣弊縕袍被道義之輝光簞瓢屢空
不願人之膏粱而　國有變故義不得不赴翻然
而起始在甲子之歲而宣室半夜之召對足以糠
粃乎經綸則　君上之所以爲柱石者在於先生

也廟堂之所以爲蓍龜者在於先生也士林之所以爲師表者在於先生也不幸使先生不得享百歲之壽而斯文之禍忽至於丁丑丁丑何歲在春而　君上播越生民魚肉在秋而又奪我先生使我　君上失柱石廟堂失蓍龜士林喪師表也老天茲茲不能主張乎福善禍淫之一理偏禍我邦國而又酷我斯文也雖然乾坤陷淪禽獸逼人吾既披髮左衽矣厭世溷濁去而上仙神遊汗漫之域時降無何之地周流磅礴洋溢四表陰隲於皇天默佑於后土使吾東禮讓之俗還復夫前日之

美而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於千萬年其永垂惠則先生之道先生之德先生之壽其與東天而當終始矣嗚乎小子姓中一忝以情則叔姪以誼則師弟也年在八歲始得納拜出入門下葢將三十有餘年矣今春永陽之行得半旬留侍之樂歸未一月凶訃忽到季路請禱小子未及桓榮奔喪小子居後董事執役每在朋徒之下築室之牆亦有愧於前人感念生平顏厚有忸怩文以代贄哭徹泉下爲邦家也爲士林也爲吾道也爲小子也嗚乎痛哉

門人洪昕

吾道東方生民先覺濂洛遺派退陶正脈傳授其
勤繼開其功四方師則一視仁同遯世无憫隱居
求志不知巖下不慍君子卓立巖中凝堅道體雲
谷茅菴濂溪草砌遭時罔極爰得其所天胡奪斯
後死不與山頹此日吾將安仰道墜明時吾將安
倣緬懷經教所過幾化自國而邑學序庠舍餘化
伦及孰不誠服而我無狀未克卒業登堂奉奠有
淚沾臆謹以酒饌用伸虔告

門人裴尚龍

嗚呼先生早有令聞爲士類稱道小子自在弱齡已能聞而誦之矣辛卯春先生聘吾外家以從姨母繼室小子鞠於外家童心益覺親切矣中間將命於我寒岡先師之門先生來造先師歲且不一每於稠廣之中特賜慰諭至動顏色感結危衰迨若隔晨庚申春響輟於泗濱先生詩以挽之文以祭之又狀以記之諸院奉安之文多從先生出使先師盛德懿行不至湮沒其爲斯文之幸小子之感何如也小子庸瑣孤陋於人事無所曉得而尊賢尚德之誠彝性猶存親戴先師如家人父子先

師棄背無所依仰則敢以事先師者事先生雖衰
敗遲暮不能朝夕在庭而區區寸心有不在人後
每叨文席猥荷優容以質疑難以開昏惑如醇酒
浹肌如香蘭薰人雖未能執經受學煦濡之親啓
發之勤亦足以變化移易而土牆無施巧之地朽
木非受刻之材終不得服膺萬一而含恩感德之
私又焉有紀極哉秋初始得展拜於立巖精廬陪
遊於避世臺上顧眄指點移時而罷豈料一場勝
償爲平生永訣乎嗚乎先生資質之美造詣之精
有不可管窺蠡測而以曩時觀感者今日追慕者

而言之日長山林玩心高明眞知眞得實踐實驗
用力積久充養該盡發於外者渾然和順凝然重
厚蘊諸中者本體融活弘毅宏達裁制萬事而有
餘酬應萬變而無窮措諸施設見諸事業則開闔
轉移之功有未可易以涯測而時不得自擅命不
得爲謀使弼鬱戀　闕之誠有若果於忘世者噫
理勢到此其孰使之然哉嗚乎自先師歿先生獨
任斯道之重年彌高而德彌邵世愈降而道愈亨
導率儒林扶植彝教障塞橫流援濟昏墊以至趨
向一而士習美名檢尊而俗尚正虹樑一摧長夜

昏黑人各異心士各異論是非何從而正臧否誰得而別爲善而無所獎爲惡者不知忌貿貿蠢蠢靡有畔岸爲斯世長慮者恐不暇哭其私也先生製作積在巾篋無非載道之書明理之文爲斯道準的爲後學指南而未知斯世復有闡揚先生之道如先生之闡揚先師否也先師遺稿遵先生之命釐正編次先生草序時値絶筆一語之識亦未果焉豈非吾黨之遺恨而斯文之欠事也嗚乎陋巷簞瓢人不堪其苦而得聖師依歸不改其樂小子爲學不誠信道不篤固不敢取而自居而愛悅

之篤倚信之至心有所拂鬱則息就以開達事有所徑廷則息就以分解至於憂患困窮之苦而亦能有所恃而聊賴萬事已矣尚何言哉幽宅既營衣冠將閟像想疇昔依然僾然單杯之奠一聲之慟焉得以盡小子之情也嗚乎哀哉

門人呂爾載

嗚呼先生吾東方夫子也道德夫子也文章夫子也出處事誼皆夫子也則夫子之大小子何得以言昔在乙卯之春先君來莅是邦是時小子年十六著作年十七先生許以同遊循循然善誘以學

非不悅先生之學正惟弟子不能學也三年之後小子從而西還則雲山隔以萬重道路脩以千里恨不得致身於函丈之間而摳衣問道也厥後先生兩造京邸未旬月而返于鄉一爲甲子之變一爲丁卯之亂而奔問時也小子幸得以日一至焉或再至焉叨奉盛誨而猶未得其從容也不幸前歲因避兵之嶺南嶺南非舊鄉也子子孤影靡所底止行到一善之地即拜先生於道先生將向立巖行李已戒矣先生憐小子羇旅困頓之極而慰諭之勉諸友而相救小子之寄寓茲地寔先生命

之也雖不能朝夕踵門而猶以道塗之不遠爲幸景仰尊慕之意如在左右頃於五月之初進謁先生於軒下先生賜之坐而與之語歷舉廬中山水之美而教之曰某峯奇某潭深某臺高皆予之所名而玩好者也小子於是與冠者二三人浴乎風乎詠而歸而歎賞之既而信宿而辭又以秋來爲更拜計也適小子有事於京自先壠歸到城中先生之訃已聞於　朝而朝市已停矣嗚乎天欲喪斯文歟胡先生遽至於斯泰山已頹何所瞻仰吾道已喪何所依歸天地閉矣長夜於世則先生之

道與天地同閉耶

門人金光繼

嗟我東方邈在一域自檀逮羅貿貿蔑蔑麗運欲末圃老首出昭揭文明覺我後覺二三大賢相繼而起奇禍踵至未究厥施至于退翁倡道東南羣賢蔚興鶴子和音惟我先生聞而知之士得宗師國有蓍龜有巖斗起于洛之干不知其名考槃之寬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左圖右書俯讀仰思千載默契先天後天羮墻周孔寤寐羲文演繹微義畫圖作說紹述前賢嘉惠後學今譽施身旌招沓至

我簞我瓢不渝其志遠近聞風高山仰止如何一
夕梁木其摧邦國殄瘁士林御哀曰余小子早承
謦欬欽仰高風三十餘年汨沒塵冗歲月推遷負
笈從師有愧古人無路質疑久未親仁丙子之夏
凌意南征投刺門下欣然出迎陪奉從容留止旬
日德氣薰人心悅誠服退伏衡門鄉往益切精誠
感通夢寐相接庶幾源源以期卒業遽失依歸小
子何托南望悲號視天漠漠疾病沉綿未離床席
再朞已迫尚未奔哭緘辭寓奠痛澈心骨不昧者
存鑑此衷曲

旅軒先生續集卷之十